

# 正是西湾好风景——2015年春高雄中山大学交流小结

2015-12-16 08:56:29

回到母校的怀抱已经两个月有余了。此刻上海秋意渐浓，梧桐叶常常簌簌地飘落到轻快的车筐，入夜后，秋虫会絮絮叨叨说上一宿悄悄话。这样凉如水的夜却越发难以让我感到宁静，我不得不承认，自台湾归来后，我的心里就藏起一处秘密花园，它的骄阳，碧空，银沙，海浪，椰风，密林无时无刻不在呼唤我，让我在白露渐起的初秋越发思念那热情似火的南部海港，期待自己像夕阳的一叶归帆缓缓驶入西湾的臂膀。来到西湾是个美丽的意外。当初填报志愿时阴差阳错，“一不小心”和高雄中山大学结缘，后来才得知它享有“全台最美大学”的盛誉，暗自欣喜自己当初是该有多幸运，才能拥有这段快乐美妙的交换时光。在短短的四个月中，我聆听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教诲，结交了志同道合的益友，游览了宝岛迷人的风光，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有了比以前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大陆与台湾的相通和差异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并以一个“国关人”的身份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有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一、 学在中山 由于我在复旦的研究方向是公共政策，所以在选课的时候我首先选择了由政治经济学系颇有名望的张其禄教授开设的《公共政策分析》，之后证明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门研究方法类课程。张老师是南加州大学出身的公共政策博士，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上他为我们选择了美国公共行政经典英文原版教材，一共有厚厚的三本，还有随堂阅读的英文材料。和大陆大多数老师不同的是，张老师对同学们英文阅读文献的能力要求非常高，甚至期中期末的考卷也是全英文题目，并要求我们运用大量经济学理论框架进行公共政策分析，这和我在母校的研究思路是截然不同的，也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同时，张老师对大陆交换生也投注了极大的关心和照顾。他认为当今一代的大陆青年正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青年一样，充满着探求世界、积极奋进的勇气，而这种气质在现在台湾年轻人“颓废的一代”中已不多见。课余我常常就我感兴趣的数位落差的研究问题向他请教，无论何时，他都不厌其烦的耐心解答，并引导我观察台湾社会中缩小数位落差措施，鼓励我进行同大陆的比较研究。此外，他还热心的借给我许多书籍，甚至特意找来许多难得的外文文献供我参考。通过不断的学术探究和实地参访政府进行调研，我与当时在台大交换的同系同学合作，以“公共服务中的数字鸿沟问题研究——以农民工‘春运’网络购票为例”为题成功申请了曦源项目，终于没有辜负张老师的期望。



台湾学界的日本研究也是我在交换前就非常关注的议题，因此我选择了亚太所开设的《日本政府与政治》。这门课的老师十分注重培养我们的批判性逻辑思维，常常教导我们“用逆向思维提问式方法把自己‘叫醒’”、“只要你提得出问题，就离答案不远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关于“是否应当废除死刑”时事辩论，这个议题很经典，正反双方各执一词，辩得不休。在总结的时候，老师提到当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也曾曾在课堂上对这个话题展开过辩论，通过整合不同国家、社会的同学的观点，以及加上这些年来他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他认为死刑是以社会人格对抗自然人格，我们身处的社会好比一个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中我们作为社会人，拥有该俱乐部的“membership”，一旦违反约定俗成的规定，造成“作奸犯科者”社会人格的灭失，那我们是否有权力以社会人格的灭失为依据同时剥夺犯罪者的自然人格（即生命权）呢？正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基于自然关系，即使双方的社会关系丧失后自然关系仍然无法抹去，那我们是否能够“Play God”，在一个人的社会人格消失时同时让其自然人格消失呢？当他抛出这一连串问题时，我和同学们都陷入了进一步的思考。经过激烈的探讨，我们正反双方终于达成令人欣慰的共识：现代司法存在的意义在于教化，而非古时律法“以暴制暴”的惩罚指向。衡量死刑合法性的关键在于厘清该以何种标准剥夺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以及这种剥夺是否能够达成教化的目的。老师常常像这样用引导式提问的方式启发我们“叫醒”自己的大脑，让我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质疑自己曾认为“理所当然”的旧观点，不断探求新知新解，从而实现思维上的创新和变革。来到中山，不得不上的就是“校宝”余光中老先生的课。余老先生30年前从香港移居高雄，他对高雄、对西子湾有一种特殊的割不断的情感。他曾写下“让春天从高雄出发”这首主题诗表达这种挚爱的感情：“让春天从高雄登陆，让海峡用每一阵潮水，让潮水用每一阵浪花，向长长的堤岸呼喊，太阳回来了，从南回归线，春天回来了，从南中国海。让春天从高雄登陆，这轰动南部的消息，让木棉花的火把，用越野赛跑的速度，一路向北传达！”。三十年来余老师拒绝了其他学校的热情邀约，一直在中山大学专心治学，启迪后进。我慕名旁听了他这学期开设的《17世纪英诗》课程，一大早余老师准时来到教室。他今年已87岁高龄，却每天坚持自己开车花费半个多小时上班，文学院坐落在半山腰，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余老师开得优哉悠哉。花格鸭舌帽、淡粉色的衬衫、浅灰色的西装，展现了大师优雅的绅士风采。他精神矍铄，用一口纯正的英音徐徐诵读17世纪英国诗歌，不大的会议室里气氛几乎凝固，所有同学都屏住呼吸，用心感受诗歌里传递出的圣洁、虔诚和企盼。这位头发花白，戴着细细金丝框眼镜，手捧厚厚的泛黄的英诗典籍的老人，仿佛缓缓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古典庄严的时代。临下课时，余老师仔细的介绍了对修课同学的要求，我才得知，原来每位

同学的期末文章都是由余老师亲自批改，三四页不到的文章他要对标点、拼写、用法等每个细节一笔一画的批注、修改，每篇都要花三个小时左右。这样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让我深深折服，从余老师身上仍能非常清晰的看到古风师德。课后，余老师和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同学亲切聊天，邀请我们在他“依山傍海、碧波万顷”的办公室一起进午餐，大师级的老师竟和我们坐在一起吃五十块台币一份的便当，足以见他的平易近人。从《乡愁》的书写到文学教育、文化观察与宏观两岸交流的视野，大师侃侃而谈，他也提到自身的大陆情谊，“大陆是母亲，居住在高雄和大陆能够遥遥相望”。我注意到老师朴素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造型简单的马克杯，杯子表面是老师极具特色的硬笔字迹：“这世界待你向前推动，像杯子旋转在你手中。”



二、做个快乐的义工“义工文化”是台湾展现给世界的标签，义工也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在台湾，每一个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政府机构或公共场所，都有义工亲切而忙碌的身影。无论在台北101大楼、故宫、阿里山、太鲁阁、士林官邸、国父纪念馆、中台禅寺，还是公共汽车站排队处等，到处见到佩带明显标志的义工，他们默默无言地扮演着各种角色，有的捡拾垃圾，有的用布擦洗公共场所的用具和标志牌匾，有的在携护老人上车，有的东张西望期盼需要帮助的人。在台湾，义工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中。说起义工，往往联想那些热心助人的年轻人和学生。但是在台湾，义工包括各个年龄阶段和各个社会职业的人士，他们有的是学生或在职者，也有退休人员。无所不在的“义工”组成了台湾无所不能的奉献爱心的社会队伍，他们默默地为社会奉献自己的余热。每一个地方的义工，对自己的工作都非常的认真和投入，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微笑和真诚为民众服务的热情，对待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非常热诚和耐心，让每一个与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如沐春风，感受到他们热诚的服务和真诚的关心。在台湾做义工都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人们利用闲暇时间到社会上当义工，体会到被社会需要的愉悦，保持了与社会沟通的渠道，让生活得到了充实，生命更有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尊重。



入乡随俗，我一直努力让自己在交换的这段时间融入台湾社会文化，因此很幸运在台湾拥有了两段做义工的难忘经历。其中一次是代表学校参加在台东举办的国际铁人三项大赛志愿服务。经过层层选拔，我成为计时组志愿者，具体内容是协助技术人员在赛道不同段计时。周五下午下课后，我们便在体育组老师的带领下搭上了开往台东的大巴车，四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让从不晕车的我吐得一塌糊涂，到达目的地已是夜里十点半。本以为可以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番，像在大陆当志愿者时享受同运动员一样的“星级待遇”，谁曾想，下车之后老师却把我们带到了比赛场地附近的一个庙宇的香客中心。原来，为了节省大赛成本，只能为义工们寻找免费住处。这里条件十分简陋，二十几个人挤在同一间房间，睡的是只有光溜溜的床板的大通铺，洗澡只供应冷水，更意想不到的第二天凌晨三点钟我们就要起床集合，提前到比赛场地进行分配任务和布置。这样的条件让我忍不住在心里叫苦连连，偷偷看下一道过来的台湾同学，她们却安之若素，还开开心心的在大通铺上打起了滚。还有一个刚刚读高中的小姑娘也随当老师的爸爸一起来做义工，她熟练的整理好自己的床铺，躺下立刻甜甜的睡下了。我躺在硬床板上辗转反侧，旁边的同学关心的把外套盖在了我身上。这样迷迷糊糊不到一会儿就听到带队老师的集合哨，大家一扫疲惫，迅速起身，麻利地收拾好之后在屋前空地集合，鱼贯上了大巴车。我们在车上吃了简单的早饭，天还仍漆黑就来到了比赛场地。



比赛场上已经有早到的工作人员在忙碌着，本以为计时工作在比赛期间才开始，不到一会儿，一位叫Jerkey的小伙子便开车过来把我们三位计时组的义工送到不同的计时点，并帮助我们提前做好计时所需的准备。Jerkey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国际义工，他热爱运动，经常追着比赛各地飞，在东亚及东南亚许多个国家都做过志工。车上还有另外一位技术工程师，他叫Leon，是一位现居马来西亚的德国人，同时也是一名健身教练。Jerkey开车带我们奔驰在台东清晨空荡无人的公路上，左边是连绵不绝的青山，右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海风夹带微雨溜进车窗，车内我们五个人分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用熟练或不熟练的英文开心的谈着：健身、今天的比赛、义

工、台湾名胜、大陆发展……我被分配在距离终点200米的计时岗位，位于在台东车站旧址铁花村附近。Jerkey和Leon一起帮我调试好计时装置和感应器之后便开车离开，他们要在100多公里的赛道上巡回检测技术故障，这意味着这里整整一天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因为比赛要等所有运动员都到达终点才能完全结束。比赛于八点钟正式开始，仅仅过了两个半小时，就有第一位铁人三项运动员经过我的计时点，他轻松踏过计时线，我在一旁不由的为他喝彩加油。就这样，两位、三位……第一梯队的选手渐渐都追赶了过来，每位经过，我都替他们鼓掌助威，他们也热情的向我报以微笑和感谢。这时，在90公里处计时点的队友突然打电话给我，原来她的设备突发故障，一时联系不到Leon。我一边试图帮她接通起点处的技术人员，一边把自己调试设备的方法介绍给她，终于技术故障得以成功排除，避免了运动员计时数据的录入失败。比赛过程中，我看到各种各样的参赛选手。他们有的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有的是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年人，有的是体力充沛的小伙子，也不乏身形矫健的姑娘，有千里迢迢来自于东南亚、日本、新加坡和欧洲的选手，也有台湾在地的运动员，他们凭借过人的毅力和强健的体魄来参加铁人三项比赛，每个人似乎都在诠释着自己特殊的运动情缘。由于我所在计时点的特殊性，能见识到他们咬紧牙关最后拼搏的状态却无缘分享二百米后他们冲破终点线的喜悦与自豪，这未免有些遗憾。不过就在这最后二百米，我却看到稚嫩的小孩子一边吹着口哨替父亲加油一边陪父亲跑完最后一程，殷切的恋人手捧鲜花等待迎接爱人凯旋，一家人身披横幅为自己的亲人呐喊，还有挚友望着远远的跑道尽头默默守候……天气由阴转晴，中午还是毒辣的太阳悬挂头顶，午后却下起了如注暴雨，这对运动员和义工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我用唯一的一把伞保护着计时设备不被淋湿，自己躲在窄窄的屋檐下，为在雨中坚持的选手鼓劲。下午将近六点钟，比赛终于完全结束，我的两位计时队友也因计时任务结束提早回到终点处。就在所有人齐聚终点欢庆的时候，我在我负责的计时点默默回收计时设备，整理计时用具，并清理在场的垃圾。Leon来取走计时设备时，看到我还留在计时点等他十分惊讶，并为我的责任心点了个大大的赞。颁奖典礼结束后，主办方安排了一个运动员和义工共同庆祝的露天Party，大家在铁花村吃水果，烤肉，喝啤酒，唱歌，跳舞，尽管从凌晨三点到下午六点十几个小时的长期站立和呐喊让我筋疲力尽，然而我仍忍不住加入狂欢的队伍，共同分享作为义工的喜悦和欣慰。台湾的义工，让我看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助人为乐的精神，我感受到了他们爱社会、爱他人的真诚，也感受到社会和他人对义工的尊重和善意。另外一次是前往高雄佛光山，在东禅房为过往行人提供茶水。佛光山由台湾星云大师创立，东禅是专门供行人游客歇脚之用，我同另外一位义工一起煮茶，烧水，准备水果和点心，免费供给客人享用。三天的义工经历忙碌却也充实，劳累然而欢喜。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我懂得了“四给”：要时时刻刻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信心。来台湾交换之前，我在大陆也曾担任过各种各样的志愿者，还一度远赴云南腾冲山区小学进行支教。来台湾后，我看到台湾义工们熟练的工作方式，可以判断他们都受过专业训练。虽然，近年大小公共事务中都有我们“红马甲”、“黄马甲”的志愿者，他们代表着同一个含义——奉献精神。但是从涉及社会界面上，台湾义工更值得我们大陆志愿者学习和仿效。义工服务提供人们改造社会及帮助他人过更好生活的机会，是国民文化素质的一部分，义工的人生更有意义。当今，由于转型期的巨大冲击以及迅即到来的多元化社会，许多人还很难适应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令人欣喜的是，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国内社区志愿服务在过去十几年中得到了超常进步。特别是经过2008年汶川大地震、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后，志愿服务精神已经扩大影响，这是任何说教和宣传都无法达到的效果。可以说，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热忱与关注在最近几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然而，与台湾义工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相比，我们社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事情要仿效。在扶贫济弱、环境保护、抢险救灾、慈善事业和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不是太多，而是还少。培养每个公民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德行，减轻和降低人们的困苦，我们与台湾义工相比仍任重道远。三、社区营造在台湾台湾自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经过二三十年后，经济发展灿然可观，但农村却开始出现人口流失、农地废耕及环境污染等衰败现象，城乡差距日益加大，人与土地情感疏离。台湾有识之士很快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993年，台湾省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申学庸提出“小区总体营造”的施政方针。小区营造，通常是社区居民自发的行动，依托于社区的自然人文资源，做出适当规划，再加以建设。社区营造，是社区培力和维权。社区营造需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NGO帮扶、是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帮助解决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提升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达到社区自治的目的。近20年，我们可以在“桃米社区”、“汐止社区”等经典案例中看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投入到“社区营造”中，从知识分子、政治人物、工商业者到普通的年轻人，他们追求可持续家园的过程，值得我们城镇化加以借鉴。在台湾访学期间，我有幸跟随一位城市规划老师前往台南市鹿耳社区进行参访，探寻社区营造的真实经验。鹿耳社区以天后宫闻名，不同于“桃米”等社区，鹿耳社区自身发展具有的特性。早在1942年，台湾“中石化”安顺厂选址在鹿耳社区，负责生产固碱、盐酸和液氯，并作为日本海军制造毒气的工厂。从污染行为来看，该厂生产碱氯产品和主要应用于农药及木材防腐剂的五氯酚。五氯酚本身就是具毒性的污染物，在制程中更会产生剧毒的副产品——二恶英。根据岛内环保部门调查发现，在原碱氯厂东南侧沟渠内的污泥，二恶英浓度高达1760万奈克/公斤(标准是1,000奈克/公斤)。如此高的二恶英浓度已打破世界纪录，这是全球到目前为止相关文献所出现污染调查的最高浓度。另一个重大发现是，调查单位在全厂内广布土壤检测点，结果发现地表下45厘米的土壤，二恶英浓度几乎全数超过管制标准。虽然过去大家都知道厂内已受到污染，但实际测量的污染范围还是超乎学者想象。检测部门同时针对这个超高二恶英浓度地点，检测污泥中的五氯酚浓度，也发现远远超过5%的管制标准。厂区内的海水贮水池也证实遭严重的汞及二恶英污染。这个沟渠是旧碱氯厂过去用来排放废弃污泥的地点，废弃污泥本就是二恶英浓度最高的部分，经年累月排放使鹿耳社区二恶英的浓度非常高。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让鹿耳社区居民及后代深受其害却不自知。社区里长蔡登进先生，也是此行带领我们参观的讲解人，在20世纪初初步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立即奔走四方，请来专家学者对社区环境作进一步评估调查。为了帮助居民更好的维权，他还特地跑去辅仁科技大学，在自己五十多岁时利用业余时间攻读了环境科学的硕士学位。当时政府允诺给居民发放补助款平息居民的抗议和不满，对于二恶英知之甚少的居民在政府的哄骗下大多接受了这样的赔偿，蔡先生却不满足于这些微不足道的赔偿，他看重的是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他深知二恶英对当地生态造成的持续性毁灭性影响，明白如果不做出彻底整治和改善，他和许许多多人的故乡——鹿耳社区多年后将成不毛之地，后代人也会深受迫害。于是他顶住政府的压力，做了一只“出头鸟”，率先身体力行拒绝政府补助，并号召鹿耳居民团结起来拒绝政府赔偿，以集体之力迫使政府对社区环境做出根本性整治。为了整个社区居民的生存权，他亲自北上，当面将含有二恶英的泥土展示给马英九先生看，在议会声泪俱下，慷慨陈词，痛斥“如果换做是你们，你们会让自己的儿子女子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吗？”经过不懈的努力，当地政府终于拨款建立污染集中整治区，开始理清污染行为的责任，逐步建立环境法医制度，这其中蔡先生付出的心血，遭受的不解、白眼和阻力，旁人不得而知。“生存权之役”唤起了鹿耳居民的自主意识，他们开始逐步进行社区培力，为社区发展出谋献策。例如，社区开展“多元伙伴”、“小区妈妈”项目，将废弃的蚵壳制成黑面琵鹭陶偶、蚵壳拖鞋、蚵壳鱼吊饰、蚵壳磁砖等创意产品出售给游客，达到了小区环境整理美化的功效，又能够实现废弃物减量再利用和资源回收，同时也为社区里的家庭主妇提供了就业机会。



此外，鹿耳社区还坚持为社区独居老人及低收入户进行小区关怀、访视、免费送餐活动，社区里的居民都视长辈为亲人给予适当的照顾，让他们老有所终，无后顾之忧。这个项目吸引了各企业、慈善团体和个人的捐助，也鼓励社区青年作为义工参与其中，进行对社区老人的关怀。蔡先生还兴奋的向我们提到，去年就有一批南京学生前来担任义工，表现十分出色。在社区“小旅行”的特色培育方面，鹿耳社区利用历史和地理优势，充分发挥所长，打造独特社区旅游品牌。在日治时期社区曾经在鹿耳门与永康之间有一条五分车路线，除了运送糖盐之外，也输送台碱安顺厂生产的工业产品。多年前鹿耳社区人士发现昔日五分车铁道残留桥墩。经社区人士奔走，历经八年，包括争取信义房屋小区赞助计划、小区自筹及台江国家公园补助等各单位协助，共投入二百多万元的经费，完成小区运盐铁道与五分车厢，命名为“五分车驿站”，作为小区产业营销展售、台江旅游咨询服务站。鹿耳社区为配合“郑成功开台353周年纪念”，于鹿耳门

天后宫牌楼前办理模仿郑成功登陆活动，集结了三百余人参演，并进行各项文物展览，开启纪念郑成功文化节系列活动序幕，吸引了来自中外的游客观看。台湾社区再造的经验告诉我们：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主体。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活动和社区服务的过程，通过学习以民主的方式参与众人之事，学习如何作决定、如何动员争取及创造资源等环节，进一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提高自我决断及达成能力，增强自我价值和对生活及环境的控制感，得到快乐、成就感。而目前台湾的社区营造逐步转型为一种“基进”运动：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分子是台湾“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试验并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即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值得我们在建设新农村时思考和借鉴。

四、 结束语 四个月的台湾交换时光匆匆过去，思考和收获从未停止。回到上海，我仍时时怀念那个南部城市，那段时间我在旗津看海，于驳二特区感受文艺熏陶，在海水浴场吹海风，看夕阳里货轮归港，水手们带回经济和荣光，站在忠烈祠鸟瞰高雄，夜幕下高雄港格外从容。高雄中山大学“聚寿山之精华，集大海之灵气”，是莘莘学子留下美好回忆的地方。行文至此，我想引用余光中先生的《西子湾在等你》作为尾声：海峡浩荡是前景 寿山巍峨是后台 日月与众星是大壁画 更有长堤举起了灯塔 把七海的巨舶都引来 这壮阔的剧台正在等待 一位主角来演出 天风与海潮都在呼唤 美丽的预言正在等待 来吧，西子湾等你来

